

台上一群大师，台下一座城市记录青浦新城大师论坛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3/2021_2022__E5_8F_B0_E4_B8_8A_E4_B8_80_E7_c57_613932.htm 包括因为身体不适而缺席的印度建筑师查尔斯柯里亚在内，上海“青浦新城大师论坛”的所有受邀嘉宾完全够得上“大师”的名号，其中包括荷兰的瑞姆库哈斯、麻省理工建筑系主任张永和、即将赴任的南加州建筑规划院院长马清运，还有本土设计师刘家琨。主办方曾联络过日本的安藤忠雄，但考虑到他不善言辞，最终还是邀请了与之齐名，但比较“雄辩”的矶崎新。大师众多的漫谈，使得这次论坛主题“创新与责任”显得既宽泛又随意，而更像是大师们个人设计的展示会，或者一场融洽的茶话会。从“三年级学生”到“最好的决策者”？“明明是心脏病，偏偏找牙医来看，甚至找个兽医来看”，建筑师的风格和项目的用途南辕北辙，是城市建筑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青浦区副区长孙继伟在之前的媒体吹风会上这样说，他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论坛，来治治城市建筑中的毛病，至少可以“用沟通解决对城市建筑的指责和误解”。这至少证明了主办方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政府对论坛的期待。在挑选嘉宾时，首先考虑的是知名度。印度建筑家查尔斯柯里亚之所以入选，是因为印度与中国都处于高速城市化进程之中，而柯里亚对于本土文化的掌握和使用廉价材料的能力值得借鉴。对这次活动的主办方，矶崎新不吝赞美：“上海双年展的时候我批评了中国建筑师，而在朱家角的会议上我认为中国有好的建筑师，但是没有好的决策层，这次我要说的是青浦的决策层是世界上罕见的，他们能够理解建筑师。”青浦能给

予年轻建筑师以创新尝试的机会，是矶崎新高度赞赏的由头。当天举行露天对话交流的浦阳阁屋顶天台，就是国内建筑界中青年代表人物之一马清运的作品。矶崎新对上海很熟，多次严厉批评上海建筑，其中最著名的论断就是“上海是一个三年级的学生”。“这句话我讲过两次，今天我会很负责任地讲第三次。”矶崎新说，“我的意见没有改变！”“当时也许是失言了，事实上是直觉，上海高层建筑并非是理想设计，如果按照我的标准来看，也许是大学刚毕业或者小学生的作品。”在城市与建筑之间的关系上，张永和与矶崎新的观点“雷同”：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和谐应是建筑的重点。库哈斯对上海也不陌生，就在上个月，他还带着自己的女儿来到青浦。在去年他还转过朱家角的古镇弄堂，但是当现场的媒体要求他对上海打个分的时候，他断然拒绝：“打分很容易，但参与更重要。太多的分数，太少的严肃问题。”库哈斯所讲到的参与，包括他参与竞争2010上海世博会场馆建设项目。库哈斯：央视大楼“很难说”可能因为刚下飞机，还没从疲劳中缓过来，或者对会场的布置陌生。1.92米的库哈斯从没有台阶的地方一步迈上讲台，被绊了一下，即将倒地，复又稳稳支住。这个过程有点像他在中国的开拓经历。2002年，在同时投标的CCTV新大楼和广州歌剧院项目中，库哈斯只得到了前者。但是接下来几年，他在中国窜红的速度，可以用他的书名来形容《大跃进》。CCTV新大楼从方案公布至今都未停止的批评甚至抗议声，这一切都不妨碍他成为当下建筑界乃至文化界的偶像。在自己的CCTV新大楼方案中，库哈斯用“偶像（icon）”这个词竭力渲染着该楼的前景。作为当年力挺库哈斯的评委之一，矶崎新这样评价

，“（他的方案）不是一个再现的过程，他所做的东西，本身就是一个偶像。”库哈斯创造了一个“偶像”，同时成功地把自己打造成成了一个偶像。矶崎新当年努力说服了观念传统的专业建筑师，成功推动了这个方案。讲到这段往事，矶崎新用手做了一个“推”的动作，库哈斯心领神会，立刻表示：“感谢您当年的雄辩。”主讲、翻译兼主持人的马清运觉得，库哈斯的讲话“还好基本上都是我们听得懂的”，但是库哈斯下午的主题演讲秉承了他的一贯风格：抽象、欧化长句、指代不明，只令行内志同道合者着迷。显然不是所有听众都能马上理解他在说什么，他讲完之后，也没有人站起来提问。仅有的两个问题，一个来自台上的主持人兼翻译马清运；另一个是来自台下的张永和。但是两个问题跟库哈斯所谈的议题从CCTV新大楼到欧洲一体化关系都不大。马清运问库哈斯，你对政治的兴趣是出于责任感还是出于建筑本身？库哈斯首先表示自己没听明白，接着根据自己对问题的理解给出了一串不大容易听懂的回答。张永和替矶崎新问：刚才有一张图里面，为什么美国好像给擦掉了，是故意的吗？库哈斯首先表示，不是故意的。接下来，他对美国的看法引起了惟一一次全场鼓掌：“美国现在基本上发展到了一个自我为中心自大、自狂的状态”，“如果地球上没有这么一块东西存在的话，那我们的生活该何等自由？欧洲也不一定要去组成欧盟，中国也不一定非得顶着去抗衡啊。大家的日子都会好过。这种理想，大家也可以尝试着想一下吧？”库哈斯将CCTV项目看成一种“翻译”过程，而且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翻译”。从抽象的一个媒体大楼的概念到具体的图纸和模型的过程，被库哈斯视为第一个翻译过程。而接下来

的每过一个技术关口，都要经过更大量的技术与讨价还价的翻译过程。曾经有世贸中心改建投标和CCTV投标同时摆在库哈斯的面前，他选择了和媒体更接近的后者。他自己当然也知道，央视的项目“还是有很多问题，说不定还有很多争议”。所以在近年对待媒体时，库哈斯通常对于造型怪异的质疑不予回答。有观众在晚上的天台交流会上问库哈斯，CCTV的创作灵感从何而来，面对这个有充分发挥空间的问题，他只简单地回了一句：“很难说。CCTV是各种因素的产物，包括如何定义、反映什么、它强调什么以及表现什么。”库哈斯顾左右而言他。此情此景之下，参会者也只好问CCTV之外的问题：“您所作的造价最低的作品是什么？”库哈斯说是“印度楼”，一座非常大的楼，但投资极小，“房子看起来非常粗糙，但是在我眼中很美丽，很刺激人心。从某种方面来说我们事务所也差不多因此而破产”。至于具体投资是多少，他没说。又有人问：如果有第二份工作，你会选择做什么？瑞姆库哈斯：“如果有第二份工作，我以前希望做时装设计师。现在如果做选择，我愿意选择不用脑子的工作。用身体其他部分去工作，那个工作我一定会更加激动。”

质疑：柿子林中的权力结构 当库哈斯从飞机场赶过来，刚刚进入会场的时候，他听见了笑声。当时台上是麻省理工建筑系系主任张永和在演讲。张永和通常不用“建筑”或者“风格”一类的字眼儿，他的每一张PPT（幻灯片），都是以“我盖了一房子”以及“我又盖了一房子”开头。第一个房子的照片出来，有记者小声叫道：“这是那长城脚下的公社！潘石屹的那个！”而现场最有争议的作品，是在北京郊区昌平一个叫“万娘坟”的地方盖的私人会所。万娘坟

“不是有1万个娘娘葬里面”，而是明宪宗朱见深最宠爱的万贵妃的陵寝所在地；而柿子林中的私人会所主人是北京今典集团的董事长张宝全和总裁王秋杨夫妇。张永和把房子“埋”在柿子林里面，房子本身就以“柿子林”命名，原地的100多棵柿子树原封不动。“好像一共只砍了两三棵吧”，而房子的主人对于设计的要求是，一棵树都不要砍。一次对学生的讲演中，张永和曾经说过，“柿子林”符合邓小平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原则。出于对这个问题的延续，张永和晚上的对话中与一名听众对峙起来，这是论坛中惟一的一次对撞。

第一回合：听众：我老师跟我介绍故宫的时候说过：当人走进故宫大殿时会有一种非常渺小的感觉。你讲到“万娘坟”的特征，但是你没有讲到这个地方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民居在，你没有提到这个房子和当地居民生活的关系，我不知道你的作品被隐藏在夏天的柿子林里面时，能否隐藏住你建筑当中的权力结构？

张永和：这个没有什么权力可言，故宫和私宅放在一起比较，好像也不是很恰当。市场经济中，很多人收入大大高于其他人，贫富差别显然是存在的……以前曾讨论过建筑是不是革命城市好了人就不会闹事了。其实不那么简单，非常复杂……之所以叫社会问题，是整个社会的事情，如果把这些问题放到个人的身上，我觉得实际上是对目前社会的误解。一个人的购买力是否直接能够翻译成为权力？中国封建社会的皇权和一个开发商通过金钱获得的权力能否比较，我希望你再考虑。至于“万娘坟”，的确有别的村民，可是相对比较独立。

第二回合：该听众想了一下，对旁边的人说：“他肯定理解我的意思，但是他开脱得太干净了。”那人回应道：“其实可以理解。库哈斯虽

然策划建设了央视新大楼，但是他对于像脑血栓一样拥堵的北京市交通并不该负上责任。因为央视新大楼的选址和库哈斯没有直接关系吧？”现场观众开始窃窃私语。台上的，除了还没听完同声传译的矶崎新和库哈斯，马清运和刘家琨都从悠闲状态中收回追问开始。听众：您认为购买力和权力之间的关联并不是很密切，我想请教您，在中国今天这样比较特别的时代里，土地制度、与城市建设有关系的私有产权都没有得到完善解决的前提下，建筑师的工作真的只是从拿到一块平好的地开始的吗？张永和：这个和你刚才问过的问题有一个类似的误导……实际上我们的工作局限在一个很专业的范围内。谈到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我们实际上和任何一个其他（学科的）知识分子没有差异。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接近资本，有时候接近权力，我们就有了资本或权力。第三回合：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台上的人除了矶崎新都开了口，包括一直没有说话的刘家琨。库哈斯：（问记者）你是不是认为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完全一样？听众：这个应该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就像你刚才的表达，请注意我们汉语的表达，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他们都有一个同态的结构，就是权力。刘家琨：谈到建筑师道德、良心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媒体有一个简单的归纳：对政府工程，如果是房地产开发就减分，如果是教育园区就加分，如果是新农村住宅、希望小学就大加分。但这个问题其实挺复杂的，政府工程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领导意志或者好大喜功，但是政府解决的确实是公共问题……看起来没有问题的新农村住宅或者希望小学我们也在积极地参加，但是正是因为参加了，我就已经感觉到这里面有一种很简单的“弱势关注秀

”……我觉得财富是流动的，中国有一句话：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但是不管现在的财富在谁的手里，所有的财富都是社会的财富，所以不要简单地根据建筑师现在做的项目讨论他的道德和良心……因为我们做的事情只有一个局部的正确性，所以我们只能在我们的时代用局部的正确性考虑一些事情……良心不是在你的工作当中用来展示的，良心是一种平常心。至此，本次大师论坛达到了高潮。而论坛外的城市，灯光灿烂，安静地生长着。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